

日本天正少年使團訪歐始末

姚麗雅*

16世紀末的日本天正少年使團訪歐是早期東西文化直接接觸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日本歷史上的首次遣使訪歐紀錄，代表着東方文化的天正使團在當時的歐洲掀起了一陣不小的波瀾。本文試分析天正使團在日本天主教會日益發展的時代被派遣到歐洲的背景及其原因，記敘了天正使團經澳門到達印度果阿而至羅馬以及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及教皇接見的經過。



位於日本大村市的天正遣歐使節雕像

1582年（天正十年），正當日本天主教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在耶穌會遠東巡察使范禮安神父的策劃下，九州的天主教三大名即大友宗麟、大村純忠和有馬晴信派遣了一支由四位貴族少年組成的使團出訪羅馬。這四位少年就是伊東·滿所（13歲）、千千石·米蓋爾（13歲）、原·馬爾奇諾（13歲）和中浦·朱里安（14歲），其中前兩位是正使，馬爾奇諾和朱里安作為副使隨同出行。

出使緣由與使節人選

范禮安作為耶穌會遠東巡察使當時是出於甚麼考慮策劃這次出使的呢？其主要目的有二：第一，

為了籌集資金。資金缺乏一直是困擾遠東傳教團的一個難題，范禮安希望通過使節展示傳教成果和東方文化來引起歐洲人對在日本傳教的濃厚興趣，從而派遣更多的傳教士來日本，同時為日本傳教團提供更多的資金。第二，為了擴大天主教在日本的影響，提高其地位。日本使節遊歷歐洲的見聞將使其國人對歐洲輝煌的天主教文化感到震驚；如此一來，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和吸引力自然就提高了。

巡察使神父原本打算隨使團同去羅馬，不料他們到達果阿後（1583年10月）范禮安收到了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維瓦（Acquaviva）要求其留守印度的信件。於是，改由羅耀拉（Nuno Rodrigues）和美斯基泰（Diogo de Mesquita）隨四人同行，前者是果阿聖保祿學院院長，也是耶穌會印度省委派去羅馬作報告的代表，後者是與他們一同從日本來的耶穌會士。⁽¹⁾在給美斯基泰的指示中，范禮安苦口婆心地解釋其意圖：

第一是尋求聖俗兩界的幫助，我們在日本需要他們的幫助；第二是使日本人瞭解基督教的榮耀和偉大，瞭解君主和皇室的尊嚴、王國和城市的繁榮和強盛，以及宗教享有的容光和權力。這些日本少年回國後將把在歐洲的所見所聞一五一十地講給國人聽，此前日本人光從我們口中聽說

*姚麗雅，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天正使節：Julian Nakaura 像



伊東・滿所在羅馬

歐洲的情況總是將信將疑，使節們的親身經歷無疑將有助於樹立我們的誠信和威望，這樣日本人則更能理解神父們遠涉重洋來日傳教的原因了。現在他們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們認為我們很窮，在國內毫不起眼、微不足道，所以來他們國家尋求財富，而向上帝禱告則僅僅是託辭。

為達到第一個目的，應該需要國王、教皇、眾紅衣主教和歐洲各君王接見日本使節，在交談中他們會發現日本少年有多麼優秀，可知我們在致他們的信中所述的內容均非胡編亂造，王室說不準會受感動而向日本伸出援助之手呢。因此，最好是由這三位日本大名派遣的、正直而高貴的使者以大名的名義覲見國王並請求國王增加對日本傳教團的援助。

對於第二個目標，使節們應由王子們友好地接待。他們應該瞭解王子們身份的高貴，看到我們城市的美麗繁榮和教會普遍的威信。因此，無論是在葡王的宮殿還是在羅馬，或是任何使者們所經之地，展現給他們的都

應該是高貴的物品，宏偉的高樓、教堂、宮殿，美麗的花園以及其它此類東西，如銀器館、聖器收藏室和其它能教化他們的東西，任何起相反作用的東西都不得被他們看到或聽到。(2)

可見，這次派遣使團訪歐不是偶然的，范禮安的深思熟慮在這份指示中可見一斑。這四位少年身負着重要使命，而他們成功與否，在范禮安看來，關係到日本教會的前途命運。



范禮安神甫 (Alexander Valignano S. J.)



天正使節：Martinho Hara 像

既然這次訪歐如此重要，按常理來說，使團成員應該精挑細選、反複考驗才對，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伊東·滿所是使團中最重要的一位使節，其身份引起了爭議。范禮安稱，滿所是豐後掌權者大友宗麟派出的使者，滿所的叔叔娶了宗麟的侄女，滿所的爺爺 Ito Yoshisuke 也曾是日向最有權力的大名，其家族一度衰落，在豐臣秀吉時代東山再起，其勢力一直延續至幕府時期。⁽³⁾ 1588年10月，范禮安雖身處澳門，卻能及時掌握日本方面的資訊；在一

封寫給總會長阿奎維瓦的信中，他得意地說，伊東·滿所是日向大名的孫子⁽⁴⁾，千千石·米蓋爾是大村純忠之弟、有馬晴信之叔父。⁽⁵⁾ 然而，根據當時在九州傳教的佩德羅·雷蒙神父 (Pedro Ramon) 所言，這四位少年不僅貧窮而且卑微。雷蒙神父在1587年10月致阿奎維瓦的信中說，他與伊東·滿所有私交，滿所祇是大友宗麟的遠親，也是一個教會監護的孤兒。⁽⁶⁾ 雷蒙在信中對使節的人選表示了深深的遺憾。他認為，這對於耶穌會的誠信是一次嚴重的冒險。⁽⁷⁾

雷蒙神父這麼說似乎不是簡單地出於對范禮安的私人恩怨，也不是要惡意破壞這次遣使，找不到任何可能的理由這麼做。實際上，他對於滿所的陳述是正確的，滿所確實祇是宗麟的遠房親戚。根據馬特蘇達 (Matsuda) 教授的研究，整個計劃都是由范禮安單獨發起的，連大名們是否被徵詢過意見都十分可疑。其中大村純忠和有馬晴信同意這個計劃並願意寫信給歐洲聖俗兩界的首腦，而大友宗麟卻是在少年使團離開日本的最後時刻才得到消息的。

現存六封有三大名簽名的信件，分別致教皇、葡王、耶穌會總會長、安里克紅衣主教 (Enrique)



少年使節肖像圖 (中間疑為美斯基)

和發尼斯紅衣主教 (Farnese) (其中五封現存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另一封存於京都大學)，然而馬特蘇達教授很有力地指出，宗麟的簽名是偽造的，豐後的大名並沒有寫這封信，他很可能是後來才知道這個精心安排的。⁽⁸⁾

從整個情形來看，馬特蘇達推測范氏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是時間太匆促，且由於他與大友宗麟私交甚深，故相信先斬後奏的做法能得到批准；也有可能范氏並沒有介入此事。無論是哪種情形，范氏策劃的這次出使確實是匆忙倉促的。

然而，後來一些方濟各會士指責他策劃的整個事件“欺騙了教皇和全世界”，他們認為使節們在歐洲被當作王子來接待 (在下文中可見他們被接待的情形) 是因為耶穌會誤導了歐洲人，錯把他們當作大名的繼承人。范禮安對此作了辯駁，指出方濟各會士為了反對他們在中國和日本的耶穌會才甩出這樣的觀點。他反駁道，他無意將他們表現為王位繼承人，而祇是將他們作為日本神學院的首批畢業生。他補充道，他始終堅持他們祇能一人一個隨從，並不希望他們受到公開接待，而是僅以個人名義寄宿於耶穌會院。



天正使節：Miguel Chijiwa 像

這四位少年確實不是王子，在范氏充滿憤慨的辯解中他已經很清楚地申明了這一點，但是他們之所以在歐洲獲得很高的名譽，而且人人都渴望從他們那裡瞭解異域風情，毫無疑問是基於對他們在其祖國之地位身份的誤解以及對遣派使節之人物的影響力的錯誤估計。一定程度的誤解是不可避免的，但范氏作為向歐洲提供日本方面資訊的主要負責人，對此似乎無法完全推卸責任。

使團在歐洲

1582年（天正十年）2月20日，使團在范禮安的率領下乘葡萄牙定期船離開長崎。因搭船和候風的關係，需要在澳門、柯欽、果阿等地長期停留。少年們按照范氏的指示，利用滯留時間，努力學習拉丁語、葡萄牙語及日本文學、音樂等，各地的地理、歷史、政治、風俗、人情等也要瞭然於胸。不僅如此，少年們還要學習天體觀測法以及觀辰儀、



中浦·朱里安雕像

平面球形圖、海圖和指南針的製造法和使用法。這些知識在16世紀的海上航行中都是十分必需和實用的。

他們抵達印度果阿後，范禮安意外地接到總會長阿奎維瓦的信，按總會長的指示，范禮安留在了印度，使節們與隨從一行則繼續這次艱苦卓絕的航行。他們往西航行，繞過非洲好望角向里斯本進發。抵達里斯本之前，共有三十二人死於船上。儘管如此，這仍然算是一次不同尋常的不錯的航行。1584年（天正十二年）8月到達葡萄牙里斯本。當時葡萄牙被西班牙兼併，兩國共事一主，即西班牙國王費利浦二世（King Felipe II），故使團又由陸路轉到馬德里。

范禮安不希望日本使團受到公開接待，這一點為葡、西國王接受。1584年11月14日，費利浦二世在馬德里秘密接見了使團，沒有大張旗鼓接待場面，國王同意沒有必要讓一大群隨從跟隨使節。刻意的低調卻並未絲毫減少國王的熱情和友好。當滿所上前吻國王的手時，國王破例擁抱了他，接着他又慷慨地向其他幾位使節致意。使節們為國王呈上了帶有濃厚日本文化色彩的禮物：折疊式屏風、竹製的桌子、日本傳統漆器以及兩套盔甲。費利浦二世對待日本使節也是大方的，吩咐屬下給予他們皇家級別待遇，派皇家大車送他們穿過西班牙，並安排好去意大利的船隻。不僅如此，費利浦王還傳旨令給駐羅馬和米蘭的大使官員，令他們對日本使節拿出最好的接待。果然，在後來遊歷的意大利各大城市中，日本使節得到了達官貴人們近乎奢侈的招待。（相比之下，耶穌會院對他們的接待便簡樸許多，這都是遵照范禮安和阿奎維瓦的意思來做的。）

相對於費利浦二世低調的私人接待來說，教皇格里高列十三世對使團的待遇可謂轟轟烈烈大張旗鼓了。據統計，在16世紀末，有超過七十種出版物用各種各樣的歐洲語言記錄了日本首次遣歐使團的事蹟，其中描繪的中心事件便是1585年3月23日的公開謁見教皇。中浦·朱里安因病未能參加，其餘三人則整齊地穿戴日本傳統服裝，腰配寶劍，乘坐高頭大馬，列隊穿過羅馬市中心。聖·安吉羅（Sant' Angelo）城堡連續鳴槍三百聲致敬，聖·彼



天正使節：Mancio Ito 像

得廣場上人山人海，威嚴壯觀的教皇宮殿裡，早已圍滿了紅衣主教、主教和貴族。整個羅馬城籠罩在節日的氣氛中。為了一睹使節豐采，成千上萬的人們從四面八方湧來，幾乎萬人空巷，隊伍極其龐大（此盛況被繪成了梵蒂岡教堂的壁畫）。典禮上，當使節們要向教皇行吻足禮時，教皇伸開雙臂熱情地擁抱了每一位使節。據孟三德說，教皇是在眾多紅衣主教和主教反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這種舉動的。年輕的使節恭敬地呈遞了遣派他們的日本大名的書信，場面十分隆重。

這種情形是范禮安始料未及的。他與總會長阿奎維瓦的觀點是一致的，即不鼓勵鋪張、誇耀，並希望對使節們安排一次與教皇的私人會見。但教皇格里高列十三世卻選擇了隆重公開接見，並且是在平常祇用來接見君王的宮殿大廳裡，顯然給了使節們王子級別的優待。這恰恰成為後來范禮安被指責誤傳資訊的口實之一（使節們不是日本王子）。

使節們是帶着使命來到羅馬的，幸運的是，他們取得了纍纍碩果。格里高列十三世聞得遙遠的日本皈依天主教並派來使節，感到十分高興，一個月前就宣佈將日本傳教的特權交給耶穌會，並在二十年內每年賜給四千銀幣。但老教皇不幸很快去世，新教皇西克斯圖斯五世（Sixtus V）⁽⁹⁾ 後來接見使節時，答應每年追加二千銀幣作為日本傳教的經費。⁽¹⁰⁾ 另外，羅馬市民還授予伊東·滿所羅馬公民身份，列入貴族。

使節一行在羅馬逗留了三個多月，參拜了各大教堂，參觀了學校、工廠和兵營，每到一處都情不自禁地對西歐文物贊歎不已，滿是羨慕之情。⁽¹¹⁾ 歐洲復興的輝煌景象也深深震撼了這幾位日本青年。

使團於6月初離開羅馬，歷訪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米蘭諸城市，然後經海路到達巴賽隆納，再轉往里斯本。1586年（天正十四年）4月8日乘坐“聖·菲利浦”號離開里斯本，踏上歸途。⁽¹²⁾

使團歸國 形勢巨變

1587年4月22日，范禮安神父深感欣慰地在果阿迎回了少年們。少年們受到了聖俗兩界盛大而熱

烈的歡迎。范氏似乎也對他們呈交的“作業”很是滿意。然而，這美好的情形很快就風消雲散了，噩耗頻頻傳來：日本教會的朋友織田信長在一次戰鬥中喪身；更糟的是，兩位重要的天主教大名大友宗麟和大村純忠也雙雙離世。

正當他們忍受着噩耗帶來的極度悲痛時，海上航行的不順又推遲了使團的歸程，直到1590年（天正十八年）6月20日他們才回到他們的祖國日本，在國外歷時整整八年零五個月。那時候，豐臣秀吉已經掌握國家統治權。不幸的是，秀吉成為基督教的迫害者，並於1587年頒佈驅逐令，要將所有傳教士驅逐出境，整個日本教會沉浸在恐懼與不安之中。

這令使節們大感意外和震驚，但並未澆滅他們及神父們心中的宗教熱情。范禮安想出一個巧妙的主意，即暫時收起他巡察使的身份，而代之以印度總督使節的身份去見秀吉。1591年（天正十九年）3月，范禮安帶領着使節團在聚樂第謁見豐臣秀吉，呈遞印度總督的信件。在六年前即1585年，使節們盛着日本傳統服裝、騎着高頭大馬在眾人簇擁下穿越羅馬市中心去謁見教皇，而如今他們仍舊騎著高頭大馬，卻是身着歐洲服裝穿越京都的市中心去謁見豐臣秀吉。這情景會給他們內心帶來甚麼樣的感觸，也祇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印度總督的信件雖被呈遞上去，但他所提出的方便傳教和緩和禁教的要求卻絲毫未被滿足。之後，滿所與朱里安往返於日本與澳門之間，孜孜不倦地學習神學和傳播福音；原·馬爾奇諾去了長崎，在那裡傳教。他們三人後來都被正式祝聖為神父。千千石·米蓋爾則離開了耶穌會，似乎後來放棄了基督教信仰。耶穌會士佩德羅·莫勒隆（Pedro Morejón）的觀點則認為，米蓋爾離開耶穌會是因為疾病的緣故，他從未背叛過他的信仰。

這次遣使訪歐雖未圓滿實現范禮安推動日本傳教事業的意圖，但它打開了日本人的眼界，同時也加深了歐洲人對日本的理解；使團帶回日本的印刷機、地圖、樂器、繪畫等物品，給日本文化和社會帶來了不小的影響。

【附表】天正使團遣歐行程簡表⁽¹³⁾

時 間	行 程	事 件
1582年2月20日	離開長崎港	
1582年3月9日	到達澳門	
1583年9月日	到達果阿	滯留印度期間范禮安收到總會長命令留在印度
1583年12月20日左右	從果阿出發	
1584年5月日	通過好望角	
1584年8月日	抵達里斯本	到達里斯本後訪問當地大主教
1584年10月日	由陸路抵達馬德里	住在耶穌會院
1584年11月14日		謁見菲利普二世
1585年3月22日	抵達羅馬	會見耶穌會總會長
1585年3月23日		謁見教皇格里高列十三世（朱里安因病未參加）
1585年4月1日		羅馬市民會代表來訪
1585年4月3日		私下謁見教皇及贈送給教皇安土屏風等
1585年4月10日		教皇格里高列十三世去世
1585年5月5日		參加西克斯圖斯五世加冕典禮
1585年6月-8月	巡訪於威尼斯、熱那亞、米蘭等意大利北部重要城市	
1585年9月	返回西班牙	9月14日再次謁見菲利浦王
1585年10月初	入境葡萄牙	
1586年4月12日 (天正十四年)	從里斯本出發離開歐洲	
1587年5月	回到印度	1587年派遣使節的大村純忠、大友宗麟相繼去世 豐臣秀吉下達驅逐令
1588年6月	抵達澳門	
1590年6月20日	回到長崎	在豐臣秀吉的許可下得以回國

【註】

- (1) See J. M. Braga: *The Panegyric of Alexander Valignano, S. J.* (Reproduced from an old Portuguese Codex), Tokyo: Monumenta Nipponica, p. 530.
- (2) J. F. Moran: *The Japanese and the Jesuits: Alessandro Valignano in Sixteenth-century,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8.
- (3) E. Papinot (1910):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Japan*, New York: F. Ungar Pub. Co., 1964, p. 17.
- (4) J. F. Moran: *The Japanese and the Jesuits: Alessandro Valignano in Sixteenth-century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6.
- (5) Luís Fróis S. J.: *La Première Ambassade du Japon en Europe, 1582-1592*, ed. by J. A. Abranches Pinto, Y. Okamoto and Henri Bernard, S. J., pp. 9-16.
- (6) (7) Neil S. Fujita: *Japan's Encounter with Christianity -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Pre-modern Japa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1, p. 101.
- (8) See Neil S. Fujita: *Japan's Encounter with Christianity -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Pre-modern Japa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1, p. 102.
- (9) 1585年4月10日教皇格里高列十三世去世，1585年5月5日天正使團參加了西克斯圖斯五世(Sixtus V)的加冕典禮。
- (10) 但實際上這些年金並未完全兌現。1596年12月16日，范禮安在給總會長的信中申訴說：“馬塔神父（Mata Cabriele）曾這樣對我說，教皇下令，今後將要支付格里高列十三世給予日本的四千特卡特年金和西克斯圖斯五世追加的二千年金，並下令從今年開始徵收。但是他沒有收到會計報告書，葡萄牙方面也並未將它送來，所以我不知道以往的徵收數額。我不知道教皇是如何下令支付這二千特卡特的。今年送到當地的，祇不過三千特卡特。”引自高瀨弘一郎：《基督教時代的研究》，岩波書店，1977年。
- (11) 參見鄭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7月，頁21。
- (12) 參見上文附表〈天正使團遣歐行程簡表〉。
- (13) 《九州三侯遣歐使節行記》（日文版），1941年11月，附表。